

职场加油站

让艺术走近职工 让生活走进艺术

跟名画家焦亚新学习创作水墨人物画

○通讯员赵博



主讲嘉宾:

焦亚新,毕业于解放军艺术学院美术系,结业于中国美术学院水墨人物画高研班,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,浙江省美术家协会会员,中国国家画院访问学者,杭州市职工文体协会书画专业委员会理事。2015年被评为百位人民喜爱的艺术家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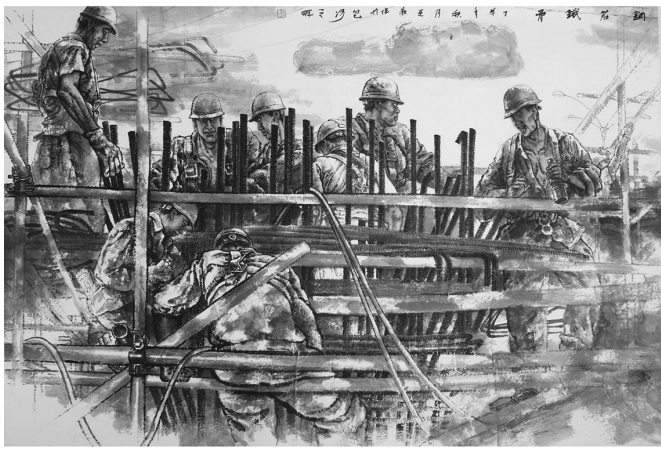
其作品曾入选国务院文化部、解放军总政治部、中国美术家协会主办的《中国人民解放军全军战士画展》《建军50周年全国美展》《新疆前线全军美展》《建党80周年全国美展》《第十届全国美展》等,先后参加浙江画院《众志成城·抗疫防疫复工复产专题美术作品邀请展》、浙江省《时代答卷·浙江抗疫防疫文艺创作特展》、浙江省《“两山”理念提出15周年中国画展》。曾获安徽省美术展览贡献奖、金奖、银奖。出版著作《焦亚新画集》。



《支柱》

“水墨人物画不同于工笔画,也有别于传统人物画……”近日,为弘扬中华民族传统文化,丰富职工精神文化生活,由杭州市市工人文化宫(杭州市职工文化中心)主办、杭州市职工文体协会书画专业委员会承办的《人物画的现场创作与讲解》讲座在杭州市工人文化宫开展。讲座特别邀请了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、浙江省美术家协会会员焦亚新,面对面教授职工朋友们创作并领略水墨人物画之美。

讲座中,焦亚新老师首先为职工们介绍了水墨人物画训练要诀:水墨人物画注重形神兼备,讲究画中人的神情、神韵,在形态上则重视轮廓的简练和线条的自由流动,注重色彩的清新淡雅和构图的美感,需要运用细腻流畅的线条表现人物的形态和气息。传统人物画有着程式化的特点,人物的各种姿态,形象的角度都有着固定的模式,如“人物18描”(包括:游丝描、铁线描、曹衣描、钉头鼠尾描、行云流水描、



《钢筋铁骨》



《劳模蒋兴权》



《日新月异》



《建设者》

焦亚新水墨人物画作品赏析

高古游丝描等)。然而水墨人物画注重人物写生,从起稿、着色、线条的运用,人物比例、结构,画面笔墨效果等诸多方面表现,来完成一幅水墨人物写生作品。所以想要画好水墨人物画要经过大量的对传统经典作品的临摹,在较为熟练地掌握了笔墨语言后,再去进行人物写生。

“解决中国水墨人物画的关键是造型的训练和水墨意境的把握,而‘造型’至关重要……”焦亚新着重强调,创作中要注意:“人

物比例,画面的构图,笔墨的运用,浓淡干湿,线条粗细变化……要多角度、多透视地来画人体,这样,创作出来的作品,才有生活气息,才能有丰富的画面。”

在中国神话传说中,能以神、人、鬼三种身份出现者却不多见,而钟馗就是游走于天地人三界最具传奇色彩,也是最家喻户晓的一位。正是他特殊的人、鬼、神形象,成为中国美术史中,传承得最为悠久的题材。讲座现场,焦亚新一边现场示范钟馗

画,一边为职工听众们讲述多年绘画的心得:“要更多地深入生活、观察生活,为创作收集资料和信息……”随着焦亚新手中毛笔的起落,一幅栩栩如生的钟馗在画纸上慢慢浮现,职工们不由自主地发出阵阵惊叹声。

从金华专门赶来听课的方永宁先生说:“这是场超实用的讲座,让我受益匪浅。感谢杭州市工人文化宫精心搭建了平台,让我们有机会与书画名家学习,面对面交流、沟通。”

父亲的教师情结

■刘昌宇

父亲是一位有着近三十年教龄的人民教师,在一所职业院校兢兢业业地教书育人,各种奖状奖牌和荣誉证书摆满了家中柜子。他总是说,三尺讲台是个神圣的地方,站在上面讲课,将知识的种子厚植学生心田,心里总会有说不出的激动和快乐。去年上半年,父亲依依不舍地从教师岗位上退了下来。岂料后来,得知原单位在职工培训方面出现了教师断层,父亲有些坐不住了。他答应单位返聘,并表示将在一年时间内,把自己几十年积累的教学经验,无私地传

授给这些初入教坛的年轻教师们。

再度走上教师岗位的父亲,授业务,带队伍,传经验,一丝不苟。他经常带着年轻的教师,深入到车间、厂矿一线,与工人推心置腹地交流。

父亲的辛勤付出,也很快让原单位的职教工作有了起色,单位领导和同事,纷纷称赞父亲是把职教好手。其实他们哪里知道,成绩斐然的背后,是父亲几倍于常人的倾情投入。

父亲常说:“一心想干好工作的人没有不累的,做教师也是如此。但看到学生不断努力进步,心情就立刻舒畅,苦累也会

随之忘却。”

父亲还常说,教育绝不是简单的理论灌输,一定要与实际相结合,才具有鲜活的生命力。秉持着这一理念,父亲的课越上越好,一有机会,他还勤跑车间,了解职工的思想动态,热情地鼓励他们抓住一切机会,继续学习提升自己,争取有更大的作为。

教育家陶行知说过:“先生不应该专教书,他的责任是教人做人。”如今,父亲“退而未休”,但愿他在自己喜爱的事业上继续发挥余热,用“十年树木,百年树人”的执著和坚韧,辛勤耕耘,用自己的默默行动,去诠释一位人民教师最美的情结。

怀念一根竹教鞭

○张清伟

一根竹制的教鞭
镀上岁月的金光
在九月的节日里闪闪发亮
唤醒远山脚下
童年的书声琅琅

那是一根神奇的指挥棒
引领着春天的花朵
朝向最明媚的地方生长

那是一位在夜色中行走的人
提着梦想的灯笼
点燃孩子们星星般的渴望

我总是怀念
那高高扬起的竹教鞭
有时滴落下几个温柔的训词
轻轻飞进心中的涟漪
成为我手心里最珍贵的痒

那竹教鞭指认的一页课本
像举起一面信仰的旗帜
引领着汉字的千军万马
在岁月的风中磨砺苦难和荣光

那一根深情的竹教鞭
被三尺讲台的时光亲吻
在岁月里拔节
依然挥舞着
依然敲打着
我人生的诗意和远方



难忘恩师邱鸿飞

■陈慈林

这几天脑海中经常浮现出失联半个多世纪的恩师邱鸿飞的影子,她是我自学道路上的第一个引路人。

本该读小学五年级时,我因家庭原因没有继续读书,只好回生产队务农。那年担任五年级班主任的正是邱鸿飞老师。她刚从县师范学校毕业,还不满20岁,工作特别认真。开学一个多月后,她偶然听说,有一个渴望读书的孩子因家庭原因辍学。在请示校长后,她特意到我家了解情况。

我至今还记得,那是一个初秋的晚上。当她走进我家时,我正在昏黄的煤油灯下读半本姚雪垠写的《李自成》。我继父说,不让我继续读书有三个原因:农民靠力气吃饭,读不读书都一样;家里穷,付不起每学期7元钱的学费和学杂费;11岁的农村孩子,应该挣工分养活自己了。

邱老师虽然年轻,却很有主见。她听了继父的话,微笑着作了三点解释: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需要有文化的新农民,多读书肯定有好处;经济困

难,学杂费可免缴,向读完五年级的同学借旧课本,就不用付书费了;生产队干活也有休息的日子,那时再到学校上课,县里有规定,这叫“耕读生”。我继父看她说得合情合理,没法反驳,只好勉强答应了。

邻居生杰哥升入六年级,他的旧课本刚好借给我。邱老师又送了我三本练习簿和几支铅笔。她在教室最后排添了张旧课桌,我就此成为全校唯一的“耕读生”。可惜我这“耕读生”,耕的时间多、读的时间少。邱老师对我实行许多特殊政策:不计出勤率、不限作业量,只是必须参加期中和期末考试。

我刚走进五年级教室,目光就被挂在墙上的几册《少年文艺》所吸引。下课时同学们都到教室外玩耍,我捧着这几册书读得津津有味。邱老师看到后,特许我把它们借回家读。

没多久就碰上期中考试,作文题目是《写一件难忘的事》。那年夏季大旱,为储蓄村民生活用水,在我家门口快船江与支流相交处筑起了一道堤坝。某天晚上有人发现堤坝突

然漏水,大队党支部书记带着十多名民兵跳进水里加固堵漏……我仿照《少年文艺》上的一篇文章格式,写了这个故事。

几天后,邱老师让一位字写得比较端正的同学,抄写了我的这篇五百多字的作文,然后让我在课堂上当众朗读,还把它贴到全校的“文艺角”。这极大地激发了我学习的积极性,也奠定了我至今坚持码字的兴趣。

后来,我成为生产队专职放牛娃,几乎没有时间再进课堂上课了。邱老师鼓励我坚持自学别放弃,还帮我从学校图书室借阅各类文艺书籍,培养了我最基础的文学素养。虽然我在学校上课时间很少,邱老师还是说服校领导,让我参加毕业考试,并发给我小学毕业证书。

再后来,邱老师结婚后调到邻县。未满17岁的我参加工作后也离开家乡。至今50多年过去了,我再没见过邱老师,也没听到过她的消息。掐指算来,她应该快到80岁了,真希望她有机会读到我的这篇拙作,知道我始终未忘她对我的栽培、引领之恩。

永远的教师梦

■吴建

因了搬家的缘故,又一次触及那一摞初为人师时的教案。掸拂净那些积落已久的浮尘,再漫不经心地展开,一页页“哗哗”翻动时,竟又恍惚看到了那些懵懂已久的学生们。于是,初为人师的种种记忆,便一点一点的,从沉睡的往事中醒来,浮现于我的脑际。

背着简单的行囊,第一次来到那所乡村小学是在一个秋天的开学之际。踏进校门,年过半百的老校长带着乡里人的纯朴笑呵呵地迎了过来,一种暖意,便打心幽幽地滋生。第二天,我早早来到了学校。走上讲台,面对着台下几十个稚气天真的孩子,望着他们那一双双渴盼求知的眼睛,听着“老师好”这清脆整齐的童声,让我激动万分,同时深感责任重大。

村小的孩子心灵好美好美,一朵朵绽开的笑容,一双双闪烁

明亮的眼睛,一声声甜甜的问候,常常激起为人师的灵感——有时把他们领到水杉林里,看阳光洒在林叶间斑驳陆离的剪影;有时把他们集中到花圃里,与他们一起采摘花蕊,吮吸甘露;有时把他们打扮成课文中的大灰狼、小白兔、丑小鸭,在讲台上摇摆摆摆、大喊大叫……

白天和学生们泡在一块儿,嘻嘻哈哈,晚上学校里就剩下我一人。夏天的傍晚,我常在河边走走,看一池的荷花亭亭玉立,清香浮动,情不自禁地吟上一段《西洲曲》:“采莲南塘秋,莲花过人头。低头弄莲子,莲子清如水。”转一圈儿后便回到宿舍,拧开台灯,那橘黄的光照得满室温馨。斜靠在床边,抽出书架上的书,和巴尔扎克、黑格尔、鲁迅等大师中的任何一个交流对人生、社会和文学的看法,倾听他们那充满睿智的思想哲理,体会他们博大精深的生活见解。此时,思绪就像氤氲朦胧的灯光轻轻漫飞

扬。

村小的教师工作没有惊天动地、轰轰烈烈,有的只是艰辛苦寒、繁杂忙碌,但我自从登上讲台,就爱上了村小,爱上了村小的孩子。多少次,我撑着一柄小油伞,为一群群孩子遮风避雨,自己却淋得浑身湿透;多少回,我脱下棉衣罩在学生身上,自己却冻得瑟瑟发抖……

日子在孩子们琅琅的读书声中飞快地奔跑。转眼一学年结束了,镇里决定调我到镇中任教。消息传来,老校长想挽留,又怕耽误我的前途。临别,握着老校长那双榆树皮似的大手,看着孩子们那依依不舍的眼神,热泪盈满了我的眼帘。

如今,我已近年花甲,在育人的沃土上辛勤耕耘了四十个春秋。随着时间的流逝,许多事情早已忘却,唯独初为人师的那段生活永不褪色。我真庆幸当初选择了教师这份职业,让我从此拥有了丰富的人生。